

YELANGZIDA

夜郎自大



文学书系

孟繁华 / 主编

天边尘土

刘亮程 / 著
tian bian chen tu / Liu liang cheng / zhu

天边尘土 / 暗处的花朵 / 冬暖夏凉 / 腼腆的男人

暗处的花朵 / 天边尘土

腼腆的男人 / 冬暖夏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天边尘土

刘亮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边尘土/刘亮程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7

(夜郎自大文学书系)
ISBN 7-221-070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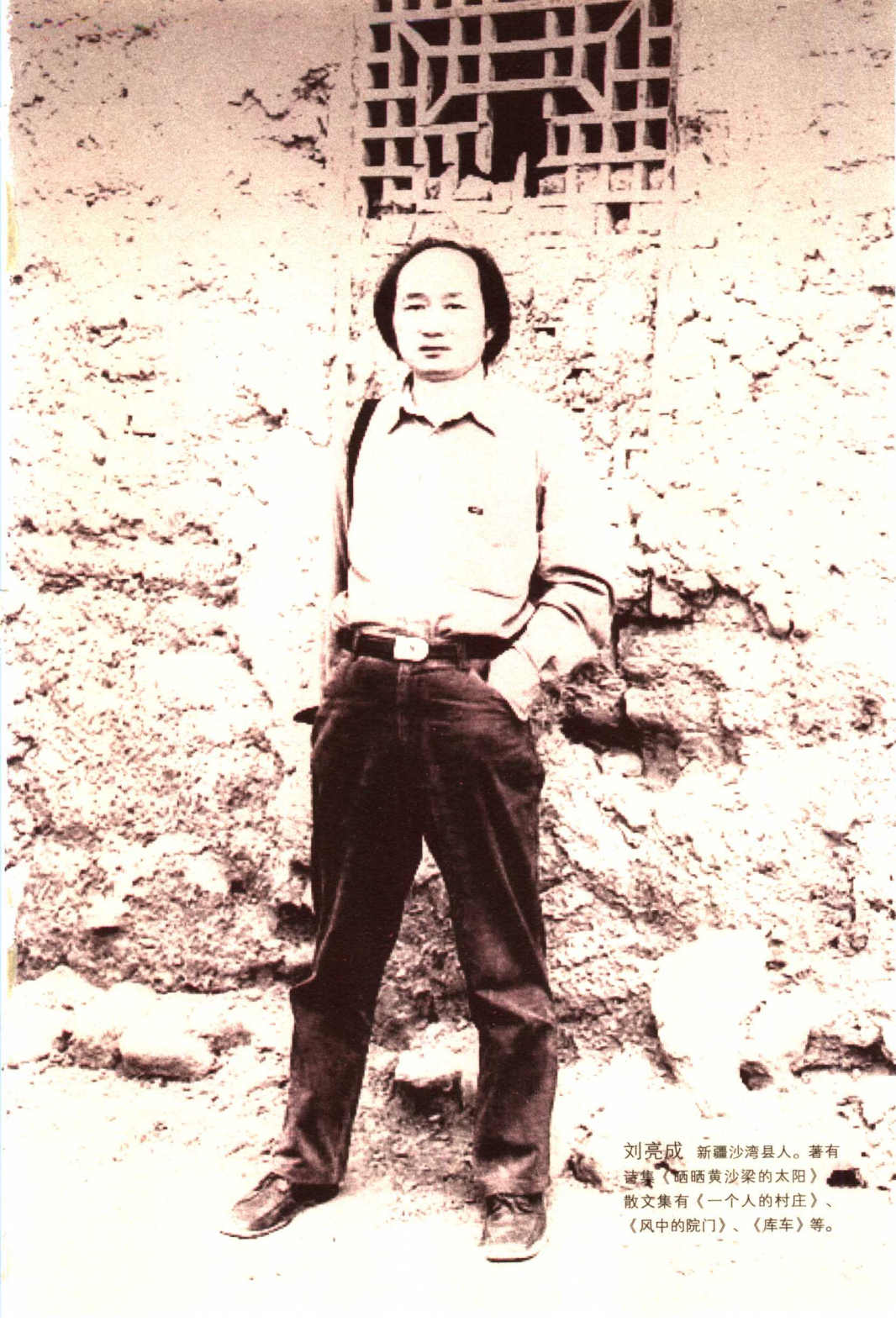
I. 天...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646 号

天边尘土 刘亮程 著

策 划 欧阳黔森 陈 荣 王才禹
主 编 孟繁华
责任编辑 王才禹
装帧设计 王才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8.5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贵阳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049-0/I·1449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851)6829704 6828637



刘亮成 新疆沙湾县人。著有
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散文集有《一个人的村庄》、
《风中的院门》、《库车》等。

目 录

上集 黄金走动

- 黄金走动 (3)
- 乡间书信 (6)
- 迟疑的镰刀 (9)
- 妻妾成群 (12)
- 做闲懒人,过没钱的生活 (15)
- 真是没办法 (17)
- 七种鬼和一种人 (23)
- 埋掉美国 (27)

中集 杏花龟兹

- 一切都没有过去 (35)

最后的铁匠	(39)
生意	(46)
木塔里甫的割礼	(52)
五千个买买提	(56)
尘土	(60)
通往田野的小巷	(63)
龟兹驴志	(66)
托包克游戏	(74)
阿格村夜晚	(81)
热斯坦巷早晨	(84)
逛巴扎	(88)
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	(98)
暮世旧城	(102)
无法说出	(108)

下集 扔掉的路

只有故土	(115)
一个人回来	(117)
走近黄沙梁	(123)
扔掉的路	(126)
有人死了	(128)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135)
一顿晚饭	(143)
好多树	(147)
留下这个村庄	(151)
只剩下风	(156)

闭着眼睛走路	(159)
父亲	(164)
木匠	(167)
坑洼地	(171)
一截土墙	(174)
户口	(180)
狗全挣死了	(183)
两个村子	(187)
清点人数	(191)
一村懒人	(194)
成长	(199)
大树根	(202)
那些鸟会认人	(208)
坡上的村子	(211)
我们家的一段路	(215)
远远的敲门声	(221)
家园荒芜	(231)
柴火	(244)
我的死	(248)
谁喊住我	(254)
今生今世的证据	(256)
我挡住了什么	(259)
最后时光	(262)

上集

黄金走动





黄金走动

我们家住的地方有一条金沟河，在民国时“日产斗金”。现在已少有人淘金了，河岸千疮百孔，到处是淘金人留下的无底金洞。金子淘完了，河原变成河。我们住在河下游，用淘洗过金子的河水浇地，也能在河边的淤沙中看见闪闪发亮的金屑。那一带的老户人家，对金子从不稀罕，谁家没有过成疙瘩的黄金。我们家就有过一褡褢金子，那是多少我都不敢说出来。听父亲讲，我爷爷在那时，我们家也去上游的山里淘

金。往往在麦收后，地里没什么活了，赶上马车，一人拿一把小鬃毛刷子，在河边的石头缝里扫金子。全是颗粒金，几十天就弄半袋子。

我们家那一搭搭金子，在后来战乱逃命时，过玛纳斯河，家里的马不够用，把金子交给本村的一个骑马人。过河后就失散了。多少年后，我爷爷竟然找到了那个人，他就住在河对面的玛纳斯县，他承认帮我爷爷驮过一搭搭金子，但过河后为了逃命，就把金子扔了。“命重要，哪能顾上金子。”那个人说。我爷爷开始不信，后来偷偷打探了几年，这家人穷得钩子上揽毡，根本不像有金子的人家。几次战乱，尤其解放以后，大家的金子突然消失了，不知到哪去了。这地方的有钱人全变成穷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有人到我们这地方来挖金子。有一年大地主张寿山的孙子带一帮人，在他们家的老庄子上挖了三个月，留下一个大坑。另一年中地主方家的后人又在自家的老房子下挖了一个大坑。最大的一个坑是小地主唐人田家羊馆的后人挖的。羊馆曾看见唐家的人把一个坛子埋在羊圈下面。坛子由两个人抬，里面肯定是贵重东西。羊馆夜里睡在羊圈棚顶，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打来时，唐家人仓惶逃跑，没顾上把东西挖出来。后来也再没有唐家人音信，可能没逃掉，全被杀死了。那个坑是3台推土机挖的，挖了两年。头一年挖到冬天停工了。第二年开春又挖了一个月。金子真是贵重，一点点东西，就要这么大的坑去埋。听人说，金子在地下会走动。但人又不知道金子会朝哪个方向走动，一年走几步。几十年来可能早已离开老地方，走得很远。也可能朝下走，越走越深。或朝上走，走到地面，早被人拾走。所以，人在埋金子的羊圈棚下挖不到金子，便会把坑往大往深挖。这个坑一旦开

挖了,便不会轻易罢休。因为挖坑要花钱雇人雇车,还要向当地的土地爷交土管费。假如花1万还没找到金子,他就会再投5000元。这跟赌博押宝一样,总不甘心,金子会在下一锹土里,下一铲就会推出那个装金子的坛子。结果坑越挖越大,直挖到河边,或人家的墙根。往往是坑挖得越大,越证明没挖到东西。在我们村边,那个挖得最深最大的坑,已经被当成水库。我们叫金坑水库。另几个小一点的坑被村民放水养鱼,有叫金鱼塘的,叫金塘子的。这些土坑纷纷被村民承包,合同一定60年。那些人都鬼得很,借养鱼的钱把坑又往大往深挖,说是整理鱼塘,其实想侥幸找到金子。找不到也不要紧,养着鱼,占着坑。反正有一坛金子在里面呢。这里的老户人,都相信金子没有走远。好多走远的人又回来,守着早已破败的老房底子。从没听说谁挖到或拾到过金子。但埋金子的地方会被人牢牢记住。多少年后谁做梦听到黄金的动静,这地方又会被无端地挖一个大坑。

乡间书信

我回到沙湾写东西，住在父母家。这院房子是我盖的。我在沙湾城郊盖了两院房子，一院在前面，一亩多地的大院子。我在那个院子住了10年。我搬走后我大哥住在那里。这院房子是后盖的。从设计、备料到带人垒墙上顶，都是我做的。我那时20出头，对生活的全部想法，是盖一院房子，成个家。我父母入住后把这个院子拾掇得温馨无比，门前的小菜园除了各种蔬菜，还有桃树、果树、李树，一架葡萄伸到房



檐,是那种老品种的葡萄,到八九月才熟。现在外面卖的都是改良过的新品种葡萄,大而好看,却不好吃。也许对没吃过老品种葡萄的人,那些新种葡萄也很可口。但我们喜欢老品种的味道。我父亲母亲、大哥、我,我们这些有一些年纪的人,对好吃的东西都有自己牢固的味觉记忆。我们不会砍掉这些老品种去赶时髦栽种新品种。即使外面果园的葡萄全是新品种了,我们的老品种依然在院子里生长下去。院门外一条大渠,日夜水声不断。我每天写一两千字。写两页出去转转。看看鸡,瞅瞅兔子,从大渠提几桶水,浇浇院墙外的树。这排榆树是我父亲栽的,最大的一棵已经长到两房高。它是我们家的标志。你要来找我,看到院墙外一排高榆树,就到家了。我先告诉你大概的位置,从县城沿去大泉乡的路向北走,过城郊东村大桥,路两边全是民居,一条水渠直通下去。你打问一户姓刘的,可能没人知道。我后父姓方。你打问姓方的,也许更不会有人知道。早年我在沙湾的时候,有一些写作的朋友慕名来找我,那时没有电话。那些外地朋友,总以为沙湾是个小县城,站在街中间喊一声,我就会听见。结果他们满县城打问,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有个叫北野的诗人,头天中午到沙湾,找到天黑没找到我,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又满县城找了一天,黄昏时一脸疲惫地敲开我们家院门。还有一些朋友,在一个小县城里跑断腿,没找见我,空返回去。不过,只要你顺着渠边的马路一直走,就不会走错。马路边的林带栽着半人高的小树,以前是整排的高大白杨。是我们看着它长高长大。现在这些叫不上名字的小风景树,谁会指望它长大。我们家门口的这片林带中,我后父种了笕竹糜子,已经长到一人高,到秋天会长到一人半高。去年种的是蓖麻,高大又好看。我母亲听人说,小孩误吃

了蓖麻会中毒,就没敢再种。我们家这一片有好多小孩,前后邻居,孩子都小小的,两三岁、四五岁、七八岁的孩子,满地跑。好像人们在放开生育。仅我们家就有三四个小孩,是我弟弟妹妹的,最小的两个还没上学,整天在院子里玩。我写作时他们俩趴在窗户看,有时进屋来,问我在写啥故事。我一两句说不清,就哄他们出去玩。他们玩笼子里的鸡,给兔子喂草,荡秋千,在菜园捉虫子,摘黄瓜西红柿吃。院子里有几只大黑蜂,嗡嗡地飞来飞去。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又飞到草棚下。它们的穴在草棚下的那根朽木里。我弟弟的小男孩,天天盯着木头上的蜂洞看。“它们出来了。”“又进去了。”这个小侄子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有一回,他仰脸望着草棚下一根木头自言自语:“下雨了。”“要下雨了。”我走过去看见那根木头的裂缝中长出一排木菌。后来我才知道,每当下雨前,那根半朽的木头上就因感应到潮气而长出木菌。多神奇的孩子啊。我小时也知道许多大人不知道的事。我忘掉了一些,剩下的可能够我讲述半辈子。外面下雨了。是我的小侄子说准的那场雨。我随身带着你的两封旧信,我比刚收到时更喜欢它们。我知道你再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信,我也不会再收到,是什么让你停住了这样难得的书写。雨在葡萄叶和屋顶密密地落。我出去淋了会儿雨,写了半天字,头顶可能都干燥得冒烟。明天菜园里的蔬菜又是另一番样子。上午没摘的一根长茄子,也许一夜间老掉,小茄子们长大。在这个小院子,一年年的生活都被我看见。



迟疑的镰刀

这是别人的田野，有一条埂子让我们走路，一渠沟秋水让你洗手濯足。有没有一小块地，让我们播自己的种子。我们有自己的种子吗？如果真有一块地——几千亩，一百年有这样大一块地，除了任它长草开花、长树、落雪、下雨，或荒成沙漠戈壁，还能种下什么呢。我们一路忙活着走远时，大地上的秋天从一粒草籽落地开始，一直地铺展开去。牛车走坏道路。鸟儿在空中疾飞急叫，眼睛都红了。没有粮仓的鸟

儿们，眼巴巴看着人一车车把田野的粮食全收回去。随后的第一场雪，又将落地的谷粒全都盖住。整个冬天鸟儿站在最冷的树枝上，盯着人家的院子，盯着人家的烟囱冒完烟，一群伙地飞过去，围着黑油的烟囱口取暖。在人收获前的半个月里，装满仓、封好洞，等人挥镰舞叉地拥进地里，老鼠已步态悠闲地在田间散步，装得若无其事，一会儿站在一块土疙瘩上叫一声：快收快收，要下雨了；一会儿又在地头喊：这里漏了两束麦子，捡回去，别浪费了。每当这个时候，你知道谁在收割人这种作物，一镰挨一镰地，那把镰刀从来不老，从不漏掉一个，嚓嚓的收割声响在身后。我们回过头，看见割倒的一片麦田，看见麦田那边，几千几万里的莽莽大野，几万万年间的人民，一片片地割倒在地。我们是剩在地头的，最后的一长溜子。我们青青的叶子，是否让时光之镰稍稍缓迟。我看见那个提镰刀的人，隐约在田地那边。在随风摇曳的千万颗麦穗与豆秧尽头，是他一动不动的那颗头。他看着整个一大片金黄麦田。他下镰的时候，不会在乎一两株叶青穗绿的麦子。他的镰刀绕不过去。他的收成里不缺少还没成熟的那几粒果实。他的喜庆中夹杂的一两声细微哭泣只有我们听见。他的镰刀不认识生命。他是谁呢。当那把镰刀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又是谁。我在老奇台半截沟村一户人家的地里，看见过独独的一棵青玉米。其他的玉米秆全收割了，一捆捆立在地边。这棵青玉米独长在屋前的一大片田地中，秆上结着一大一小两个青棒子，正抽穗呢。听陪同的人说，这户人家日子过得不好，媳妇跑掉了，丢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跟父亲一起过生活。种几亩地，还养了几头猪。听说还欠着笔钱，日子紧巴巴的。正是爽秋的天气，老奇台那片田野的收获已经结束。麦子在7月份就收割完了。麦